

遙望 Stavanger 港邊璀璨的煙火，悄悄的送走了 2011 年，迎接一個充滿未知，又隱含忐忑不安的 2012 年。處在歐洲，特別能感覺這種人心惶惶的情愫。

歐元區去年出現二戰後最嚴重的金融危機，許多國家的財政不是外強中乾，就是如同風中殘燭般，隨時都可能像地雷一觸即發，全面引爆。此外，北非、中東地區的獨裁政權，面臨人民強烈抗爭而相繼解體，阿拉伯之春的運動正方興未艾，還會有多少骨牌倒塌，也是未知數；地中海區回教社會國家，可能正面臨有史以來最大的動盪與變革。巴勒斯坦已經突破基督教國家防線，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(UNESCO) 正式會員國，是否表示其獨立建國的積極行動會引發下一波的以阿衝突？這一片廣大的歐亞陸塊，其政經局勢的變化，事實上與我們的未來息息相關。

不過，觀察台灣的媒體，似乎國外的大事，都佔不了什麼版面，也沒什麼分析、或談話性節目的討論出現。儘管網路很發達，但訊息的選擇權還是在使用者手上，這些遙遠的事件，已被週邊瑣事及政壇紛擾擠壓成為冷門的浮雲。

雖然我在挪威讀書，像關在修道院一樣；但這個學校沒有圍牆、沒有校門，也沒有招牌，好像在告訴學生，我們跟這個世界是一體的。所以在下要向鄉親父老報告，其實我的讀書生活是「四面無人，卻不敢放肆；心裡作難，卻不至懶散；遭緊逼，卻不被丟棄；年老了，卻不至失智。身上常帶著老婆的照片，使家人的企盼也迴盪在我心中」。就是這樣一步一腳印，又過了充滿感恩的一年。

因為我知道，神賜我的恩典不是徒然的。在別人看來艱澀無趣的聖經古老原文、經文解釋分析、神學哲學理論等，在我讀來卻像是有些人逛吃夜市、血拚精品般，充滿了生機與興奮。接下來的一個月，要和 Stavanger 大學人文學科的博士班學生，一起上一門「倫理與科學哲學」的課。光看這名字可能有人就倒盡胃口，但我卻充滿期待。因為這是一門方法論的課，培養學術研究的客觀性與眼界。指導教授要求我交作業時，能與將來的研究結合，甚至成為論文內容。我則希望四個月後作業寫成時，論文的大綱也能清楚呈現。

由於幾乎天天都在用力用腦，又是獨立研究，很希望像當年在 Concordia Seminary 時一樣，有路德 (Martin Luther) 銅像作為瞻仰默想的對象。無奈遍尋校園，連張路德老兄的照片都沒有，原來路德的精神已深深融入挪威信徒的生活中了。只有圖書館前佇立著一尊石像 (照片一)，他是挪威宣教差會的傳奇人物 Lars Dahle (1843-1925)，留著大鬍子，我都叫他達老。他在宣教拓荒及文字工作上，貢獻卓著。照理說，我看到他手抱聖經，遙望遠方的英姿，腦中應該油然而生一些神聖的抱負或思考；但為何每次浮現出來的卻是滷肉飯？糟糕的是，接

下來就會覺得喉嚨緊縮，胸腔悶痛，並有悲從中來的淡淡哀愁。如果腦海中不幸閃過白菜滷、黑白切、味增湯之類的咚咚，更會有一種萬念俱灰的惆悵出現。這個症狀在去年信神 45 週年院慶，錄製「告鄉親同胞書」之後（收錄於 Facebook 塗鴉牆內），更是每下愈況了！

我趕快去查醫學百科，發現這應該不是白目或腦殘的症狀，而是一種學名叫 Nostos algos 的病症，把希臘文翻成英文就是 Home-sick。看來我真是病得不輕了。我跟老婆簡述病症，她說可以生思鄉病算是好命了，要想一想有一個名人一生都活在黑暗中，可是還是很快樂。我問是誰？我猜她要跟我培靈，講述聖詩皇后 Fanny Crosby 的故事。結果她說「是小叮噹啊！」「為什麼？」她又說「因為他總是伸手不見五指啊！」

我把這個發人深省故事告訴達老，未料當夜山河為之變色，第二天就發現達老已判若兩人了（照片二）。可能挪威人不太習慣我老婆的啓發。

至於我們兩個兒子，似乎很享受大學生活。兩個去年都降轉大二，反而都讀出一些心得。明謙很喜歡嘉義大學「特殊教育系」的訓練，也是因為太在乎，所以教育部督學來督導視察時，竟代表班上侃侃而談、建議無諱。督學聞之十分驚異，又引明謙去見校長，結果校長竟察納雅言，允諾改善，似乎相談甚歡。

此外，他學期中又代表學校參加中區大專杯攀岩比賽，竟名列五強。這點我倒不意外。我想起他們兩兄弟還讀小學時，當時我曾在信神修課，有一次就帶他們至校園玩。院長室前面斜坡的擋土牆，高達四米，整片是凹凸有致的石頭所砌成，形成絕佳的攀岩場。明謙就帶著弟弟爬上爬下，不亦樂乎，把大人嚇出一身冷汗。這面牆現在還在。

明諒雖然還不確定日語是否是他將來吃飯的工具，但他在銘傳大學「應用日語系」的學習也趨向認真把握時間。即使是班際活動打保齡球，也很認真；系上花火祭的音樂表演，也去插一咖，甚至還向我們申請治裝費。生活好像沒有冷場。

去年底系上甄選赴日交流短期留學之學生，明諒也去湊一咖，結果竟然錄取前往明海大學 (Meikai University, 位於東京市郊) 就讀半年 (2012.9-2013.2)。其實他最想去的是京都同志社大學，因為這個學校有棒球隊，加上祖母的親戚住在大阪，可就近拜訪。可惜學校比的是日語，不是棒球力度和準度。

無論如何，只要能出去學學，都是恩典。處異文化的生活，可以拓展生活韌度，開展心胸視野，就像我遇到達老一樣，正等待他帶給我其他的驚喜。

照片一：遙望遠方的達老



照片二：感動莫名的達老

